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  
第九回 老湖划子過苦海 逼上樑山陷火坑

詩曰：為人莫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。有意栽花花不活，無心插柳柳成蔭。

窮居鬧市無人睬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一兩黃金四兩福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且說跔子虔心虔意要往逼上紅城，別了白賴等三人，非止一日，已到苦海。只見無邊無岸，一浪一個豬頭，許多江柴在那裡擋住口子。跔子此時前又滑，後又塌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遠遠見三隻大船泊在海內，一隻鹽船上，一隻米船下，一隻破船多攬載。都是行船走馬三分命，船在江心補漏遲。

又見一隻老湖划子，船上一根扒桅，桅上一面喜相逢，船上的人拿著一根遠跑篙，後邊七艙公八水手。跔子想道：「要過苦海，非老湖划子不可。」便高聲叫道：「船上的大哥聽著，我要往逼上紅城去投師父，大哥帶我過海，重重相謝！」那船家見他一個孤客，心花兒都開了，便問道：「你是個甚麼人？」跔子說了姓名，又問船家姓名。那船家道：「我的名字叫個伏水龍，又叫個海裡混，我兄弟叫個伏水毛。你若要過苦海，我便起個好錨，帶個好舵，我賣一個錢氣力，你便把一個錢。」跔子於是道：「你還愁海龍王少寶。」上了老湖划子，海裡混遂拿起遠拋篙，將撐開船頭就如一陣羊見風。跔子也就學仙三分，真是任他風浪起，穩坐釣魚舟。那海裡混順水行舟，不會撐船專會帶舵。頃刻間，早到了乾崖上，跔子連忙跳上。海裡混道：「快將船錢拿來。」跔子道：「錢在屋篷上拿。」海裡混道：「我們費了一個錢氣力，話到說了兩長船，直是我們的血汗勞，你不把錢，你專會說跔話，可曉得我們是個老湖划子，不是好惹的。」

說罷，望著跔子就是一偏手，跔子拿他拳頭，杵他嘴，摸掐他的養血骨，把海裡混打倒，將身一跳，走了許多相纏路。忽然腳下畫了一個十字，身子早下了火坑。只聽得一聲鑼響，林子內跑出許多不打臉的強盜，把跔子提出火坑，連頭帶尾綁了，拖到剝皮亭。上坐了兩個沒收成的眼子王，一個叫做殷發，一個叫做楊遣。到是殺得人救得人，就生得強盜形象，不在人倫之中。在下有兩個偷毛賊的小伙計，扯著跔子不出手。眼子王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至此？快快說來！」跔子戰兢兢說了些本心話，又說了姓名。殷發、楊遣道：「原來是跔兄。」遂離了不在其位，親解其縛，命他坐下。跔子問道：「二位如何曉得在下？」楊遣道：「目下時作跳跔子誰不知道！你我可以六大頭拜弟兄。」遂去請張長子、李矮子、皮罄兒、邱大混，還有蔣胖子，一齊換個帖子。隨時辦下蕭太后筵席，擺下了一杯水酒。頃刻，裡裡外外齊到。正是：

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。

大眾齊與跔子相見，遂為兄弟。於是擺酒接風。楊遣道：「賢弟學了武藝，何不在敝寨坐個天高皇帝遠？大家都有好處。」跔子道：「大哥不與愚弟結拜則已，既已結拜，愚弟有一言相勸，自古道：強盜沒有個慶八十的。」眾人笑道：「那是。罷了，外人只看見強盜吃肉，卻未看見強盜受罪。」跔子又說到：「待愚弟學了武藝，前去交關投軍，倘若得一個塌頭判官，再來請眾位兄弟改邪歸正。」眾人點點頭道：「謹遵台命，我們耳聽好消息。」跔子吃了一會酒，當晚就在山寨安歇。次早，跔子別了眾人，眾人送跔子下山。跔子道：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。」眾人依命回山，不提。

卻說跔子過了逼上樑山，走了一日，遠遠望見機關。但見關門緊閉，無人來往。跔子此時大馬指頭巴耳朵，不得入門。正是：

侯門深似海，狹路遇冤家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